書斷/卷下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能品

漢張敞，字子高，河東平陽人，官至京兆尹。善古文，傳之子吉。吉傳其出杜鄴，鄴傳其子林。吉子靖，字伯松，博學文雅，過於子高。三王以來，古文之學蓋絕，子高精勤而習之，其後杜林、衛宏為之嗣。子高好古博雅，有緝熙之美焉。

嚴延年，字次卿，東海人，河南太守。雅工史書，規模趙高，時稱其妙，後以罪棄市。

後漢班固，字孟堅，扶風安陵人，官至中郎將。工篆，李斯、曹喜之法，悉能究之。昔李斯作《蒼頡篇》，趙高作《爰歷篇》，胡母敬作《博學篇》。漢興，閭里書私合之，總謂《蒼頡篇》斷六十字為一章，凡五十五章。至平帝元始中，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，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。揚雄取其有用者，作訓纂篇二十四章，以纂續蒼頡也。孟堅乃復續十三章。和帝永初中，賈魴又撰異字，取固所續章而廣之，為三十四章，用訓纂之末字以為篇目，故曰《滂喜篇》。言滂沱大盛，凡百二十三章，文字備矣。明帝使孟堅成父彪所述漢書，永平初受詔，至章帝建初二十五年而成。以竇憲賓客，繫於洛陽獄，卒年六十三。大小篆入能。

徐幹，字伯張，扶風平陵人，官至班超軍司馬。善章草書，班固與超書，稱之曰：得伯張書，藁勢殊工，知識讀之，莫不嘆息，實亦藝由己立，名自人成。後有蘇班，亦平陵人也。五歲能書，甚為張伯英所稱嘆。

許慎，字叔重，汝南召陵人，官至太尉南閣祭酒。少好古學，喜正文字，尤善小篆，師模李斯甚得其妙。作說文解字十四篇，萬五百餘字。疾篤，令子沖詣闕上之。安帝末年卒。

晉呂忱，字伯雍，博識文字。撰字林五篇，萬二千八百餘字，字林則說文之流。小篆之工，亦叔重之亞也。

張超字子並，河間鄭人，官至別部司馬。工章草，擅名一時。字勢甚峻，亦猶楚共王用刑失節，不合其宜，吳人以皇象方之。五原范曄云：超草書妙絕。

崔寔，字子真，瑗之子也。博學有俊才，為五原太守。章草雅有父風。良冶良弓，斯焉不墜，張茂先甚稱之。

羅暉，字叔景，京兆杜陵人，官至羽林監。桓帝永壽年卒。善草，著聞三輔，張伯英自謂方之有餘。與太僕朱賜書云：上比崔、杜不足，下方羅、趙有餘。朱賜亦杜陵人，時稱工書也。

趙襲，字元嗣，京兆長安人，為燉煌太守。與羅暉並以能草見重關西，而矜巧自與，眾頗惑之。與張芝素相親善。靈帝時卒。燉煌有張越，仕至梁州刺，史亦善草書。

左伯，字子邑，東萊人。特工八分，名與毛弘等列，小異於邯鄲淳，亦擅名漢末，尤甚能作紙。漢興用紙代簡，至和帝時，蔡倫工為之，而子邑尤得其妙。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：左伯之紙，妍妙輝光；仲將之墨，一點如漆；伯英之筆，窮神盡思。妙物遠矣，邈不可追。然子邑之八分，亦猶斥山之文皮，即東北之美者也。

張紘，字子綱，廣陵人。善小篆。官至侍御史。年六十一卒。孔融與子綱書曰：前勞筆迹，乃多為篆，舉篇見字，欣然獨笑，如復觀其人。融之此言，不易而得，紘之小篆，時頗有聲。

毛弘，字大雅，河南武陽人。服膺梁鵠，研精八分，亦成一家法。獻帝時為郎中，教於秘書，建安末卒。

魏衛覬，字伯儒，河南安邑人，官至侍中。尤工古文、篆、隸、草體。傷瘦，筆迹精絕。魏初傳曰：古文者篆，出於邯鄲淳，伯儒嘗寫淳古文尚書，還以示淳，淳不能別。年六十二卒。伯儒古文、小篆、隸書、章草並入能。子孫皆妙於書。

晉何曾，字穎考，陳郡陽夏人，官至太保。咸寧四年卒，年八十餘。工於藁草，時人珍之也（一本云：穎考善草書，甚有古質，少於風味。孔子曰：質勝文則野。是之謂乎）。

傅玄，字休奕，北地范陽人。祖燮，漢漢陽太守；父幹，魏扶風太守。休奕少孤貧，博學善屬文，解鍾律，性剛直，不容人之短。舉秀才，為御史中丞司隸校尉。善於篆隸，見重時人。云：得鍾、胡之法休奕。小篆、隸書入能。時王允之善草隸，官至衛將軍。又張嘉善隸書。羊欣云：嘉師於鍾氏，勝王羲之在臨川也。嘉字子勝，官至光祿大夫。時又有皇甫定，年七歲，善史書，從兄謐，深奇之。

劉邵，字彥祖，彭城人，官至御史中丞，遷侍中。善小篆，工飛白，雖不及張、毛，亦一時之秀。作飛白勢。永和八年卒。小篆、飛白入能。柳詳亦善飛白，彥祖之亞也。

楊肇，字季初，滎陽宛陵人，官至折衝將軍荊州刺史。工於草隸，咸寧元年卒。潘岳誄云：草、隸兼善，尺牘必珍，翰動若飛，紙落如雲。亦猶甘茂不能自通，借餘光於蘇代，安仁之誄，抑其然乎。季初隸、草入能。

杜預，字元凱，京兆杜陵人，度即六世祖。祖畿，魏僕射；父恕，幽州刺史，並善行、草。預博學，官至鎮南將軍當陽侯。父祖三世善草書，時人以衛瓘方之，稱杜預三世焉。

齊獻王攸，字大猷，河南人。武帝母弟。善尺牘，尤能行、草書。蘭芳玉潔，奇而且古，才望出武帝之右。帝用荀勗言，出都督青州。上道，憤怒嘔血。咸寧四年卒，年三十六。行、草入能。

李式，字景則，江夏鍾武人，官至待中。衛夫人之猶子也。甚推其叔母善書。右軍云：李式、平南之流，亦可比庾翼。咸熙三年卒，年五十四。隸、草入能，許靜民善題宮觀額，得方直之體。其草稍乏筋骨，亦景則之亞也。

王導，字茂弘，瑯琊臨沂人。祖覽，父載。導行、草兼妙，然疏柯迴擢，寡葉危陰，雖賢有餘而才不足。元明二帝並工書，皆推難於茂弘。王愔云：王導行、草見貴當世。咸寧五年卒，年六十四。行、草入能。有六子，恬、洽書皆知名矣。

張彭祖，吳郡人，官至龍驤將軍。善隸書。右軍每見其緘牘，輒存而玩之。夷、齊雖賢，若仲尼不言，未能高舉。亦猶彭祖附青雲之士，不泯於茲。

韋弘，字叔思，位至原州刺史。弟季字成，為平西將軍。善隸書。

王濛，字仲祖，太原晉陽人，官至長山令。女為皇后。贈光祿大夫晉陽侯。善隸書。法於鍾氏，狀貌似而筋骨不備。永和三年卒，年三十九。隸、章草入能。衛臻、陶侃亞也。

王恬，字敬預，導之子，官至後將軍會稽內史。工於草隸，當世難與為比。永和五年卒，年三十六。張翼，善隸書，尤長於臨倣。率性而運，復非工，劣於敬預也（時戴安道隱居不仕，總角時以雞子汁漱白玉屑作鄭玄碑文，自書刻之。文既奇，隸書亦妙絕。又有康昕，亦善隸書。王子敬常題方山庭壁數行，昕密改之。子敬後過不疑。又為謝居士題畫以示子敬，子敬嘆能，以為西河絕矣。昕，字君明，外國人，官至臨沂令）。

庾翼，字稚恭，潁川鄢陵人。明穆皇后弟。安西將軍荊州刺史。善草隸，書名亞右軍。兄亮，字元規，亦有書名。嘗就右軍求書，逸少答云：稚恭在彼，豈復假此。嘗復以章草答亮，亮示翼，翼乃大服。因與王書云：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，因喪亂遺失。嘗謂人曰：妙迹永絕。今見足下答家兄書，煥若神明，頓還舊觀。永和九年卒，年四十一。

王脩，字敬仁，濛之子也，著作郎。善隸。求右軍書，乃寫東方朔畫贊與之。昇平元年卒，年二十四。始王導愛好鍾氏書，喪亂狼狽，猶衣帶中盛尚書宣示帖。過江後與右軍，乞敬仁。敬仁亡，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，遂以入棺。殷仲堪，亦敬仁之亞也。

韋昶，字文休，誕兄涼州刺史康之玄孫，官至潁州刺史散騎常侍。善古文、大篆。見王右軍父子書云：二王未足知書也。又妙作筆。子敬得其筆，稱為絕世。

宋蕭思話，蘭陵人，父源。思話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。工書，學於羊欣，得其體法，行草連岡盡望，勢不斷絕。雖無奇峰壁力之秀，亦可謂有功矣。王僧虔云：蕭令法羊欣，風流媚態，殆欲不減，筆力恨弱。袁昂云：羊真孔草，蕭行范篆，各一時之妙也。然上方琳之不足，下方范曄有餘，諭之於玄，蓋緇緇間耳。孝建元二年卒，年五十。時有丘道護，善隸書，便書素。時司馬珣之為吳興，羊欣弟倫為臨安令。欣吳興看弟，珣之乃以道護素書洛神賦示欣，欣嗟咨其工，以為勝已。道護，烏程人也，官至相國主簿。時有張昶，亦善草書，官至征北將軍也。

范曄，字蔚宗，順陽人也。父泰，曄官至太子詹事。工於草隸，小篆尤精。師範羊欣，不能僊拔。永嘉二十年伏誅。諸葛長民亦善行草，論者以為曄之流也。長民官至前將軍，義熙八年伏誅。時又有張休，善隸書，初羊欣愛子敬正隸法，其崇仰以右軍之體微古，不復見貴，休始改之，世乃大行。休字弘明官，至豫章太守。

齊高帝，姓蕭氏，諱道成，字紹伯，蘭陵人。善草書，篤好不已。祖述子敬，稍乏風骨，嘗與王僧虔賭書，書畢曰：誰為第一。對曰：臣書臣中第一，陛下書帝中第一。帝笑曰：卿可謂善自謀矣。然太祖與簡穆賭書，亦猶雞之搏狸，稍不自知量力也。年五十六太崩。太子賾，亦善書，倫字世調，多才藝。善隸書，始變古法，甚有娟好，過諸昆弟。倫子確字仲正，才兼文武，甚工草隸，為侯景所殺（太子賾後當有誤）。

謝朓，字玄暉，陳留人，官至吏部郎中。風華黼藻，當時獨步。草書甚有聲，草殊流美。薄暮川上，餘霞照人，春晚林中，飛花滿目。詩曰：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；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。是之謂矣。顏延之亦善草書，乃其亞也。

梁武帝，姓蕭氏，諱衍，字叔達，蘭陵中都里人，丹陽尹順之之子。好草書，狀貌亦古，乏於筋骨。既無奇姿異態，有減於齊高矣。年八十六崩。子綱、綸、繹並有書名也。

庾肩吾，字叔慎，新野人，官至度支尚書。才華既秀，草隸兼善，累紀專精，徧探名法，可謂贍聞之士也。變態殊妍，多慙質素。雖有奇尚，手不稱情，乏於筋力。文勝質則史，是之謂乎。嘗作書品，亦有佳致。大寶元年卒。肩吾隸、草入能。子信，亦工草書。時有殷鈞、范懷約、顏協等，並善隸書，有名於世。

陶弘景，字通明，秣陵人。隱居丹陽茅山。善書。師祖鍾、王，采其氣骨，然時稱與蕭子雲、阮研等各得右軍一體。其真書勁利，歐虞往往不如。隸行入能。

周王褒，字子深，瑯琊臨沂人。曾祖儉，齊侍中太尉；祖騫，梁侍中；父規，並有重名。子深官至司空。工草隸。師蕭子雲，而名亞子雲。躡而蹤之，相去何遠，雖風神不峻，亦士君子之流也。

隋永興寺僧智果，會稽人也。煬帝甚喜之，工書銘石，甚為瘦健。嘗謂永師云：和尚得右軍肉，智果得右軍骨。夫筋骨藏於膚內，山水不厭高深。而此公稍乏清幽，傷於淺露，若吳人之戰，輕進易退，勇而非猛，虛張誇耀，毋乃小人儒乎。果隸、行草入能。時有僧述，僧特與果並師智永，述困於肥鈍，特傷於瘦怯。

皇朝漢王元昌，神堯之子也。尤善行書，金玉其姿，挺生天骨，襟懷宣暢，灑落可觀。藝業未精，過於奔放，若呂布之飛將，或輕於去就也。諸王仲季，並有能名，韓王曹王，

即其亞也。曹則妙於飛白，韓則工於草、行，魏王魯王，亦韓王之倫也。

高正臣，廣平人，官至衛尉少卿。習右軍之法，脂肉頗多，骨氣微少。修容整服，尚有風流，可謂堂堂乎張也。睿宗甚愛其書。懷瓘先君與高有舊，朝士就高乞書，憑先君書之。高曾與人書十五紙，先君戲換五紙以示高，不辨。客曰：有人換公書，高笑曰，必張公也。終不能辯。宋令文曰：力則張勝，態則高強。有人求高書一屏障，曰：正臣故人在申州，書與僕類，可往求之。先君乃與書之。自任潤州、湖州，筋骨漸備，比見蓄者，多謂為褚後。任申、邵等州，體法又變，幾合於古矣。陸柬之為高書告身，高常嫌，不將入帙，後為鼠所傷，持示先君曰：此鼠甚解正臣意耳。風調不合，一至於此。正臣隸、行草入能。

裴行儉，河東人，官至兵部尚書。工草書、行及章草，並入能。有若縉紳之士，其貌偉然，華衮金章，從容省闥。

王知敬，洛陽人，官至太子家令。工草及行，尤善章草，入能。膚骨兼有，戈戟足以自衛，毛翮足以飛翻。若翼大略，宏圖摩霄，殄寇則未奇也。房僕射玄齡與此公同品。房行、草亦風流秀穎，可與亞能。又殷侍御仲容，善篆、隸，題署尤精，亦王之雁行也。

宋令文，河南陝人，官至左衛中郎將。奇姿偉麗，身有三絕，曰書、畫、力。尤工於書，備兼諸體，偏意在草，甚欲究能，翰簡翩翩，甚得書之媚趣。若與高卿比權量力，則騶忌之類徐公也。

王紹宗，字承烈，江都人。父修禮，越王友道雲孫也。承烈官至祕書少監。清鑒遠識，才高書古，祖述子敬，欽羨柬之。其中年小真書，體象尤異，沈邃堅密，雖華不逮陸而古乃齊之。其行草及章草次於真，晚節之草，則攻乎異端，度越繩墨，薰蕕同器，玉石兼儲。苦以敗為瑕，筆乖其指，嘗與人云：鄙夫書翰無功者，特由微水墨之積習，常清心率意，虛神靜思以取之。每與吳中陸大夫論及此道，明朝必不覺已進。陸於後密訪知之，嗟賞不少，將余比虞君，以虞亦不臨寫故也，但心準目想而已。聞虞眠布被中，恆手畫肚，與余正同也。阮交州斷割不足，陸大夫蕪穢有餘，此公尤甚於陸也。又曾謂所親曰：自恨不能專有功，褚雖以過，陸猶未及。承烈隸、行章、草入能。兄嗣宗，亦善書。況之二陸，則少監可比德於平原矣。

孫虔禮，字過庭，陳留人。官至率府錄事參軍，博雅有文章。草書憲章二王，工於用筆，

儁拔剛斷，尚異好奇。然所謂少功用，有天才，真行之書，亞於草矣。嘗作運筆論，亦得書之指趣也。與王祕監相善，王則過於遲緩，此公傷於急速，使二子寬猛相濟，是為合矣。雖管夷吾失於奢，晏平仲失於儉，終為賢大夫也。過庭隸、行、草入能。

薛稷，河東人，官至太子少保。書學褚公，尤尚綺麗，媚好膚肉，得師之半，可謂河南公之高足，甚為時所珍尚。雖似范睢之口才，終畏何曾之面質，如聽言信行，亦可使為行人，觀行察言，或見非於宰我。以罪伏誅。稷隸、行入能，真、草書亦其亞也。

盧藏用，字子潛，京兆長安人。官至黃門侍郎。書則幼尚孫草，晚師逸少。雖闕於工，稍閑體範。八分之製，頗傷疏野。若況之前列，則有奔馳之勞。如傳之後昆，亦有規矩之法。子潛隸、行草入能。自陳遵、劉穆之起濫觴於前，曹喜、杜度激洪波於後，群能間出，角立挺拔。或祕象天府，或藏器竹帛，雖經千載，歷久彌珍，並可耀乎祖先，榮及昆裔，使夫學者發色開華，靈心警悟，可謂琴瑟在耳，貝錦成章。或得之於齊，或失之於楚，足為龜鏡，自可韋弦。此皆天下之聞人，入於品列，其有不遭明主，以展其材，不遇知音，以揚其業，蓋不知矣。亦猶道雖貴，必得時而後動，有勢而後行，況瑣瑣之勢哉。

【評】

評曰：蓋一味之嗜，五味不同。殊音之發，契物斯失，方類相襲。且或如彼，況書之臧否、情之愛惡、無偏乎。若毫釐較量，誰驗準的，推其大率，可以言詮。觀昔賢之評書，或有不當，王僧虔云：亡從祖中書令，筆力過子敬者，君子周而不比，乃有黨乎。梁武帝云：鍾繇書法，十有二意。世之書者，多師二王，元常逸迹，曾不睥睨，競巧趣精細，殆同機神。逸少至於學鍾勢巧，及其獨運，意疏字緩，譬猶楚音習夏，不能無子敬之不逮真，亦劣章草。然觀其行、草之會，則神勇蓋世，況之於父，猶擬抗行。比之鍾張，雖勁敵，仍有擒猛之勢。夫天下之能事，悉難就也。假如效蕭子雲書，雖則童孺，但至效數日，見者無不云學蕭書。欲窺鍾公，其牆數仞，罕得其門者。小王則若驚風拔樹，大力移山，其欲效之，立見僵仆，可知而不可得也。然小王嘗與謝安書，意必珍錄，乃題後答之，亦以為恨。或云：安問子敬，君書何如。家君答云，固當不同。安云：外論殊不爾。又云：人那得知此。乃短謝公也。羊欣云：張字形不及古，自然不如小王。虞龢云：古質而今妍，數之常；爰妍而薄質，人之情。鍾張方之二王，可謂古矣，豈得無妍質之殊。父子之間，又為古今，子敬窮其妍妙，固其宜也，並以小王居勝。達人通論，不其然乎。羊欣云：右軍古今莫二。虞龢云：獻之始學父書。正體乃不相似，至於筆絕

章草，殊相擬類。筆跡流澤，婉轉妍媚，乃欲過之。王僧虔云：獻之骨勢不及父，媚趣過之。蕭子良云：崔張以來，歸美於逸少。僕不見前古人之迹，計亦無過之。孫過庭云：元常專工於隸書，伯英猶精於草體。彼之二美，而羲、獻兼之，並有得也。夫椎輪為大輅之始，以椎輪之朴，不如大輅之華。蓋以拙勝工，豈以文勝質。若謂文勝質，諸子不逮周、孔，復何疑哉。或以法可傳，則輪扁不能授之於子，是知一致而百慮，異軌而同奔。鍾、張雖草創稱能，二王乃差池稱妙。若以居先則勝，鍾張亦有所師，固不可文質先後而求之。蓋一以貫之，求其合天下之達道也。雖則齊聖躋神，妙各有最。若真書古雅，道合神明，則元常第一。若真行妍美，粉黛無施，則逸少第一。若章草古逸，極致高深，則伯度第一。若章則勁骨，天縱草則，變化無方，則伯英第一。其間備精諸體，唯獨右軍。次至大令，然子敬可謂武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逸少可謂詔盡美矣，又盡善也。然此五賢，各能盡心而際於聖，或有侮毀，亦猶日月之蝕，無損於明。白雲在天，瞻望悠邈，固同為終古獨絕，百世之模楷，高步於人倫之表，棲遲於墨妙之門，不可以規矩其形，律呂其度。鵬摶龍躍，絕迹霄漢，所謂得玄珠於赤水矣。其或繼書者，雖百世可知，然史籀、李斯，即字書累葉之祖，其所製作，並神妙至極，蓋無等夷。八分書則伯喈制勝，出世獨立，誰敢比肩。至如崔及小張、韋、衛、皇、索等，雖則同品，不居其最，並不備載較量，然各峻彼雲峰，增其海派，使後世資瞻仰而露潤焉。趙壹有貶草之論，仍笑重張芝書為祕寶者。嗟夫，道不同不相為謀，夫藝之在已，如木之加實；草之增葉，繪以眾色為章，食以五味而美，亦猶八卦成列，八音克諧，聾瞽之人，不知其謂。若知其故，爾想心識，自該通審。其不知，則聾瞽者耳。庾尚書以臧否相推，而列九品。升阮研與衛瓘、索靖、韋誕、皇象、鍾會同居第三等，此若棠杜之樹，植橘柚之林，又抑薄紹之與齊高帝等三十人同為第七等。亦猶屈鹽梅之量，處掾屬之伍。李夫人以程邈居第一品，且書傳所載，程創為隸法，其於工拙，蔑爾無聞，遺迹又無，何以知其品第。又云：梁氏石書，雅勁於韋、蔡，以梁比蔡，豈不懸絕。又張昶伯英之弟妙於草、隸、八分，混兄之書，故謂之亞聖。衛恆兼精體勢，時人云：得伯英之骨，並居第四，仍與漢王同流。又黜桓玄、謝安、蕭子雲、釋智永、陸柬之等與王知敬，同居第五等。若此數子，豈與埒能，嗜好不同，又加之以言，況可盡之於剛柔消息，貴乎適宜。形象無常，不可典要，固難平也。蕭子雲言，欲作二王論草隸法，言不盡意，遂不能成。又云，頃得書意轉深，點畫之間，所言不得盡其妙者，事事皆然。誠哉是言也。藝成而下，德成而上。然書之為用，施於竹帛，千載不朽，亦猶愈沒沒而無聞哉。萬事無情，勝寄在我，苟視迹而合趣，或循幹而得人，雖身沈而名飛，冀托之以神契，每見片善，何慶如之。懷瓘恨不果遊目天府，備觀名蹟，徒勤勞乎其所未聞，祈求乎其所未見。今錄所聞見，粗如前列，學慚於博，識不逮能。繕奇纘異，多所未盡，且如抱絕俗之才，孤秀之質，不容於世，或復何恨。故孔子曰：博學深謀而不遇者眾矣，何獨丘哉。然識貴行藏，行

忌明潔，至人晦迹，其可盡知。開元甲子歲，廣陵臥疾，始焉草創，其觸類生變，萬物為象，庶乎周易之體也。其一字褒貶，微言勸戒，竊乎春秋之意也。其不虛美，不隱惡，近乎馬遷之書也。冀其眾美，以成一家之言，雖知不知在人，然獨善之與兼濟，取捨其為孰多，童蒙有求，思盈半矣。且二王既沒，書或在茲。語曰：能言之者，未必能行；能行之者，未必能言。何必備能而後為評。歲洎丁卯，薦筆削焉。

繫論：趙僎

昔犧后作易，周公創禮，孔父修雅，豈徒異之而已。將實大造化之根，出君臣之義，考風俗之正耳。若三聖不作，則後王何述。故天地非伏皇不昭，長幼非周公不序，雅頌又非孔子不列矣。是三聖者，所謂能弘其道而由之也。茲又論夫文字發軔，牋翰殊出，本于其初，以迄今代。三千餘載，眇然難知。而書斷之為義也，聞我后之所好，述古能以方之，不謂其智乎。較前人之尤工，陳清頌以別之，不謂其白乎。體物備象，有大易之制；紀時錄號，同春秋之典。自古文逮草迹，列十書而詳其祖。首神品至字能筆，出三等而備厥人。所謂執簡之太素，含毫之萬象。申之宇宙，能事斯畢矣。若是，夫古或作之有不能評之，評之有不能文之，今斯書也。統三美而絕舉，成一家以孤振，雖非孔父所刊，猶是丘明同事。偉哉獨哉，君哉臣哉，前載所不述，非夫人之能誰究哉。